

河那边

张 弯

他是在水挑板上洗脚时看见对面那女孩的。

夏天，水挑板会向河心处伸长一些，阳光还没上来，河边的柳树、胖柳等倒映在水面，河水被渲染得愈发青绿。河上不时有阵阵细风吹过，凉凉的，静静的，那些涟漪也碎碎的，柔柔的。

三个早朝抵一工。他喜欢起早去圩里做一些农活，赤脚走在田垄上，任露水打湿脚背和裤脚，太阳一丈高的时候，他回来吃早饭，进门之前，他习惯到河边水挑板上洗一把。

好像以前没见过这女孩呢。女孩蹲在对面的水挑板上，手里握着衣服，衣袖卷起，白白的胳膊挥一挥，摆几摆，然后放到挑板上，一只手用棒槌不疾不徐地捶着，另一只手不停地将棒槌下的衣服翻着旋着。偶尔，女孩会停下来，腾出一只手捋一捋垂下的额发。

他看呆了。这谁家姑娘？对面河埂上住着四五户人家，这个水挑板好像是几家公用的。读完初中回家种地一年多了，听人说过，梅生家有三个丫头，都送到城里上学去了……哦对了，这是暑假时间，是梅生家姑娘从城里回来了？

小河在这里打了个弯。上游一千米处有桥，下游两千米处也有桥。他忽然有到河对面去的冲动。他想近处看看女孩的脸，如果可能再问问女孩的名字。他去隔壁三婶家借了辆自行车，狠着劲地踩，可他赶到的时候，水边已很安静，他不知女孩去了哪家。

天气晴热，河里的水眼见着落了不少。女孩每天几乎在差不多的时间点来洗衣服。

他压制住自己再到对面去一趟的念头。他就这样坐在树荫里的水挑板上，默默地看，眼里热热的，心里泛着一股股的清凉。

也许正处农忙时节的缘故，他看见对面挑板临水的一端，并没有随着水面降低而向下移，他看见女孩漂摆的姿势越来越有些吃力了。

他在调整自家挑板时，清晰看见对面女孩很认真地朝他这边看着。她的嘴角似乎还有浅浅的笑。他站在齐腰深的水里，用老虎钳和铁丝将挑板的支架降落十几厘米，让挑板的前端正好擦着水面。

他又坐到挑板上的时候，看见对面女孩已洗完衣服，将竹篮挎到腰间，腰很细，那竹篮仿佛要被嵌进去。她悠悠地往河堤上走，河堤处有一大片毛竹，就是这片毛竹，让他一直不能确定她是不是梅生家在城里读高中的老三。

中午的阳光很热。河堤上几乎看不到人。劳累的人们应该都在午休吧。河水的表面变得有些烫。他带着老虎钳和铁丝，穿着短裤下了河，悄悄向对岸游。他游得很小心，生怕惊动河边那些嬉闹着的鹅和多嘴的鸭子。

几分钟时间，他将对岸的水挑板移下，扎好。返回时，他仰头朝竹林处望了一眼，他看见女孩正站在竹荫里，一动不动地朝他看着。

他感觉自己的脸很烫。忙手握老虎钳，一个猛子钻到水里。

回到这边时，他看到三伢子站在河边。

三伢子坏笑着说，要我给你说个故事听吗……秀才路过水边，看到一漂亮村姑在捶洗衣裳，仗自己肚里有点墨水，出言挑逗：好一塘清水绿莲莲，好一朵荷花在水边，有心要把荷花采，不知有缘还无缘？

他没吱声。他不知道三伢子有没有看到自己刚才举动的全过程。

“好一塘清水绿莲莲，好一朵荷花在水边，王字出头已有主，好好出门去挣钱。”三伢子自顾地要把故事讲完。

他越来越喜欢到水挑板上坐一会，有时不是洗什么，只是喜欢朝对面看。

他看到女孩朝这边抬眼的次数也多起来，间或好像变得慌慌乱乱的，譬如棒槌随波飘远了，她急急地找来一根竹竿，慢慢往回勾。

秋天，他跟随乡人出门打工。渐渐地，每年只在春节回来待几天。他家的水挑板静静地立在河边，对面的水挑板也一样静静地铺在水面。

又是暑假，他带读大学的儿子回老家看看风景，走走亲戚。小河依然那么清澈，河岸的树依然那么葱茏。只是水挑板的铁丝早烂了，水挑板大半泡在水里，裸露在水外面的那一小截宣告着它的存在。儿子站在河埂上，忽然脸朝对岸惊叹：哇！天啦，美翻了！

河那边的水挑板竟然完好地搭在水中，一个女孩正蹲在挑板上轻轻地戏着水。她身后不远站着一个中年妇人。

你是说挑板吗？我们这个也可以搭起来的。他问儿子。

儿子红着脸羞涩地点头。

父子两找来木桩、铁丝，挑板很快被搭好。儿子见对面的女孩还在，飞快地站到挑板上，朝对面挥手：“嗨，对面的同学，你蹲在挑板上戏水的身姿美得无法形容，能不能再重复一次，让我拍几张照片？”

女孩也挥了挥手，然后蹲到挑板上。

“爸，我想去河那边，我想去……加那女孩的微信。你开车带我去，好吗？”儿子拍过几张照片，心有所思地说。

“好，我们现在就动身。”他略一犹豫，答道。他看见那妇人仍然站在竹林里，一直朝这边看。



古堰新声 张云 摄

旧时光里的“跳码儿”

丁维香

农村没有自来水的年代，跳码儿（家乡方言，指架在河边供洗衣物的半截长凳）绝对是庄户人家过日子不可或缺的重要生活器物。

跳码儿是木头的，用的是那些不成材的桑树、榆树等杂木，难免歪歪扭扭、疙疙瘩瘩的，但颜值不重要，讲究的是结实、耐用。先打两根桩栽进河底，然后把跳码板担上，一头临水，另一头搁在河岸。跳码儿人人会搭，各有巧妙不同。各家各户的跳码儿，有高低、有宽有窄、有木头的也有毛竹的；有的稳稳当当，有的摇摇晃晃……跳码儿各有千秋，功能却都是相同的，那就是供人们在河边挑水、洗刷……

无论寒暑，早晨起床在屋里看不见母亲，那一准是到河边汰衣裳了。我年纪还小，母亲不让我上跳码儿，怕不小心掉河里去。我站在河岸上，看母亲在跳码儿上时而弯腰在水里搓洗衣裳；时而突然立起身，拎着衣服领子的两头，像撒渔网似的甩开，衣服平展展铺在水面上；再弯腰抓起、甩开……水花飞溅，水波荡漾，一圈一圈、一层一层，一直扩散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真是太好看了，我都看呆了。待母亲把衣裳全部汰好，装在大竹篮里，挽在手臂上，从跳码儿上一步步上岸，我蹦蹦跳跳跟在后面回家。

稍大一点，我可以一个人上跳码儿了，有时母亲还叫我去淘米、洗菜。那时的河水清澈见底，看得见小鱼、小虾在水里游来游去，尤其是淘米水和食物的残渣吸引了成群的鱼虾来争食，这时最开心了，赶紧把淘箩慢慢沉下水，看着小鱼游进去，再抓紧淘箩猛地往上一拎。哈哈，收获不小，胖罗果、小鲫鱼、小虾米在淘箩里活蹦乱跳。连忙拎着跑回家，找一只盆养起来，母亲笑道，一条细鱼烧尺八锅子的汤，煮给你吃吧。我说等我把它们养大了再吃，母亲又笑，几时

见你把鱼养大过？也许是吃鱼不如取鱼乐，跳码儿上捞鱼不为吃，只觉得好玩。

水乡的孩子亲水，暑假里，哥哥和一帮小伙伴成天泡在河水里。他们从跳码儿上“扑通扑通”跳下河，像一尾尾鱼在水里畅游、嬉闹。我鼓起勇气下去，死死抱住跳码儿桩，把身体浸到水里，却始终不敢松手。有一次，哥哥乘我不注意，推了我一把，我一松手滑进深水里，呛了几口水。吓得哥哥赶紧双手托住我，把我送到跳码儿上趴着，试图把喝下肚子水吐出来。那一次我吓坏了，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下河学游泳。

河水有涨落，跳码儿的位置和高度是固定的。春夏季雨水多，水大的时候，满满一河，跳码儿就会被淹进水里，这时候比较危险，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滑进河里。秋冬季河水变得很浅，人在跳码儿上够不着河水，这个时候也危险，一个重心不稳，就会翻下去。老人、小孩从跳码儿上跌下河的事常有发生，所以母亲总是叮嘱我们要注意安全。

母亲一年到头辛苦操劳，每天若干次地在跳码儿上来来去去，洗刷刷。那时的冬天比现在要寒冷，数九天里河面都封冻了，下河洗东西或拎水，要先用木桶底在冰上砸个大洞，手浸在刺骨的冰水里，冻得通红发肿。跳码儿记载了我许多儿时的欢乐时光，也见证了母亲的辛劳和生活的艰难。

我家是“下放户”，长大以后我出去读书，我们家也重新搬回城里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农村有了自来水，跳码儿渐渐被冷落、遗弃了。现在偶尔去乡下，站在河边已经看不见跳码儿了。然而，目光穿过岁月的深处，我的眼前出现了母亲在跳码儿上忙碌的身影，耳旁响起了孩童们在河边嬉戏时欢乐的笑声……

